

椰风蕉雨

YEFENG JIAOYU

李英敏 著



• 八桂作家丛书 •

椰风蕉雨

李英敏 著

漓江出版社

八桂作家丛书

椰 风 蕉 雨

李英敏 著

☆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8.75 印张 插页2 164千字

1984年3月新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1—4,000册

书号: 10256·87 定价: 0.69 元

目 录

椰风蕉雨·····	(1)
举旗人·····	(36)
夏 朗·····	(57)
金色的道路·····	(81)
红林朝晖·····	(107)
除虫菊·····	(123)
红小鬼和黑少佐·····	(147)
夜走红泥岭·····	(175)
祖国，您好·····	(198)
姨 母·····	(230)
越过海上封锁线·····	(250)
我与文学·····	(266)

椰 风 蕉 雨

一

春天来到海南岛的东海岸，辽阔的沙原披上绿色的盛装，万紫千红的花朵点缀在锦绣河山上，布谷鸟在纵情歌唱，椰子树在迎风起舞，早稻在扬花结穗，扬帆出海的渔民在追赶第一个飞鱼汛。每当这美丽丰盛的季节，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鲜明形象，很自然的涌现到我的脑海里。

一九四二年的冬天，这是个黑暗寒冷的冬天，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军一起，侵夺了我们的抗日根据地，实行残酷的“三光”政策，抗日军民受到重大牺牲和损失。为了坚持长期斗争，主力部队挺进敌后开辟新的根据地，同时抽调一批干部到地方组织，坚持老根据地的斗争，这样，我被留下来，分配到故乡文昌县工作。到特委办好手续，我赶到交通站去。交通站在一座被焚毁的小村庄里。天色已经昏暗，还下着濛濛细雨，在一片荒废的庭院上，十多个到文昌去的人，

正在整装待发。

等待许久还没有起程，队伍前头有人在低声争执。从这里到文昌县委，少说也有七十华里，心里有点焦急，便跑到前面瞧瞧。

路边残垣下，蹲着三个人，样子象部队的伤员，一位女同志一声不响站在他们跟前，她背着一个大草袋，手里携着海滨妇女常戴的竹帽。

“走吧，不要妨碍大伙走路了。”

“不行！我再说一遍，不脱鞋子，我就不执行任务。”

我也是穿鞋子的，这样的天气，让人家光脚丫走路，的确有点那个。

“交通员同志，请问脱鞋走路是谁的命令。”三人之中有一个瓮声瓮气问。

“交通站的命令，也是我的命令。”口气是那样镇静和坚决。

“唷，我还以为是党的命令呢！”黑暗中有谁说了这么一句，接着是附和的笑声。

“你们笑什么？”女同志被激恼了，“要走路就得服从交通员的命令！”

人们静下来，伤员还在嘟哝着：“在部队干了这么久，还没有听说过穿鞋子是危险的。”

“同志，你们放明白点，地方工作和部队不同啊！你们抡拿刀枪，没路杀出路来，我们永远待在一个地方，走那么

一条小路，出了问题可怎么办？”

“我的伤口刚好，这样冷的天气……”伤员还想讲讲价钱。

“我也不愿你们脱鞋，可是你们该为党，为以后来往的同志想一想。”

听了这些话，我觉得脸上热烘烘的，悄悄地，把我那双水陆两用“坦克鞋”脱下。

“脱鞋吧！咱们都是赤脚汉出身的，干吗那样娇嫩起来？！”队伍中有人大声说，穿鞋的人们再不吭气了。

队伍重新站好，交通员认真检查一遍，然后宣布纪律和遭遇敌人联络的办法。

我自告奋勇，当了第二名尖兵。

出了村子，穿过一片菠萝园，队伍沿着田间小路行进。天黑、路窄，再加上赤脚走路，要费很大劲才能赶上她，石子树枝竹刺还突然袭来，挨上的同志只轻声“哎”一下，仍用全副精神赶路。

约莫走了一个小时，前面传来汽车的马达声和嘈杂的人声。

“敌据点！”后面有人轻声说。

部队生活惯了，突然和一群徒手的人们在一起走路，又碰上这样的情况，心里也有点怦怦跳。

交通员还是那样镇定安祥地走着。她领着我们，一会走水田，一会走荒坡，一会又走村边小路，渐渐地，汽车声，人声都落在后面了。我对这位带路人越来越佩服，这样的道路，

白天也不好辨认啊！

队伍停在一片小树林里，交通员忘掉刚才的争吵，很热情地招呼大伙：“歇一会要过公路，有烟瘾的可以抽烟，注意掩蔽火光。”烟鬼们真象得到大赦。

再赶半小时的路，在一片灌木林里站住。交通员紧握着土造的木柄手榴弹，威武地对大伙说：“前面是公路，不准说话、咳嗽，我先去搜索。”

“同志，让我去吧。”作为一个部队战士，让一个没有战斗经验的女同志为自己开路，我感到羞惭。

“站住！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工作。”她的语气又坚决又严厉，我还想分辩几句，她已经掉头不顾地走了。

时间一秒一分的过去，我握紧手枪，蹲在灌木林边，焦急地等待她的消息。

“啪！啪！啪！”三下掌声，这是约好的信号，我领着大伙冲出去。

走不多远，就是一条平坦宽阔的公路，交通员象临阵的战士站在公路上，挥手命令我带着大伙越过公路往前走。

过了公路，我们放慢脚步等候她，谁料她三步两脚赶过来，叱喝着大伙快跑。这一段千米赛跑真够劲，数九寒天也得流一身大汗。

等到她放慢脚步时，已是文昌的东北部，雪白的沙原，清澈的小河，高大成林的椰子树，摇摇曳曳的芭蕉林，唤起我多少童年的回忆！村庄一座座掠过，仿佛都很熟识，我情不

自禁地问道：“这是××村吧？”

象没有听到我的话，她只管走路。

过了一片椰林又一片椰林，一座大村庄在右前方出现，我忍不住又问：“这不是××村吗？”

这次她掉头瞪了我一眼，在朦胧的月色下，我看到她那严厉的面孔，不敢再问了。

真倒霉，快到目的地的时候，一根竹刺刺进右脚板，我忍不住“哎”了一声。

“怎么啦？”她竟站住了。

“没事，走吧。”我忍住痛催着她说。

她很快发现我的右脚有毛病，停下来，非常关切地让我坐下，伸手替我拔刺，可是刺尖已经陷在肉里，脚板火辣辣的痛。

“能走吗？”她轻声问。

我点点头，咬紧牙，用脚尖点着走。她放慢了脚步，走了一会又回头瞧着我，我不愿耽误了大伙，迈开大步赶路。

到交通站，公鸡刚刚啼明，这里离敌据点较远，在鬼子的扫荡圈外，环境比较安定，我们被安置在两间漂亮整洁的华侨房子里歇息。

刚入睡，就给人喊醒了。那个交通员提着苦油灯笑咪咪的站在床前。

“同志，给你挑刺来了。”

我感动极了。在这短短的一夜里，她给我的印象是那么

深刻，一方面是那样严肃认真，象军事指挥员那样一丝不苟，另一方面是那样温柔亲切，象亲姐妹那样关怀别人。

刺，挑出来了，我轻松地站起来向她致谢。

“你是主力部队下来的吗？”她坐在床边毫不客气地问。

我照实回答了。

“该懂得保守军事秘密吧？”这句话比刚才的竹刺刺的还痛。

“交通线是不许东问西问的，这点你要记住。”

我诚恳地认了错，道了歉，她开朗地笑了。

“每天晚上都这么走么？”我转个话题。

她很矜持地回答：“当然罗！”

“遭遇过敌人吗？”

“你以为是游山玩水吗？”

“跟敌人碰上了怎么办？”同房的三位伤员很有兴致地问。

“要是你们该怎么办？”她俏皮地反问。

“同志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伤员中最年轻的一个愉快地问道。

她站起来，提起苦油灯说：“小鬼，该歇息了，问这个干吗？”

二

到了县委，我被分配到武装工作部工作，经常跟武工队

到各地活动，每次夜行军，总怀念这位坚强的女交通员。

过了几个月，文昌东北部环境恶化了，鬼子的“讨伐队”开始重压这个地区，地方组织受到一些破坏，县委决定派我到东海岸一个区主持工作。

我们游击区的干部在分配工作时，总喜欢跟领导讲点小价钱：要一两个干部或一两支好枪。县委书记老符找我谈话时，精神上已经作好准备的。

我想到这是个边远的地方，和县委联系是个大问题，区委的交通员在上个月已经牺牲了。

“要是可能的话，给我们解决个忠实可靠的交通员。”

老符摇摇头，好半晌没有回答。

“人是有一个，只是不好调动。”老符沉吟一会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，“我尽量想办法吧。”

到了区委，我发现工作上的困难比预料的严重的多，特别是和县委的联系很不正常，报告请示工作做得很差。这里的同志，对国内外和海南岛斗争形势了解很模糊，工作很被动。

经过十多天的摸索，觉得有些重大问题要向县委请示解决，没有交通员，只好自己跑一趟。正想把工作安排一下好动身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门口喊着：“林同志在这里吗？”

一个穿蓝色士林布便衣的女同志站在门槛边，她背着简单的行李，不停歇的用竹帽扇风。一眼可以认出，这就是领我回文昌的女交通员。

“唷，交通员同志，什么风吹来的？”

“是你呀？派到这里工作了？”她跨进门槛惊喜地说。

让她坐下喝水，我试探地问她：“交通大王到我们这里来有什么事？”

“什么你们这里，这是我的家乡。”口角还是那么锋利。

“是请探亲假吧？”

“不，我有任务。”她有点焦急地问：“区委林书记在这里吗？”

当她弄清楚我是她要找的人以后，有点腼腆地笑了。

她很敏捷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给我，这是县委的信，那笔苍劲有力的草体字，是老符写的。

子春同志：

兹派黄英同志到你区担任交通员，她是中共正式党员，到希接洽。

她的情况你大致了解的。她是当地人，情况很熟悉，除交通工作以外，还可帮助搞些群众工作。

希望你们好好地教育、培养她。

.....

我拿着这封信，双手抖得厉害。我非常感激党，在困难的时候，把比金子还宝贵的人来支援了我们。

“黄英同志，今天起，咱们就一起战斗了。”我非常满意地招呼她。

“要打仗吗？”

我俩都笑了，看来她还很年轻，只有二十多岁年纪，一

头又浓又黑的头发，红润的面孔，发亮的眼睛，身材结实健壮，衣服很合身，行李结扎得很整齐，给人的印象是强健、美丽、勇敢、聪敏。

这是个闲不住的人。她把行李刚刚解下，就去找扫帚、抹布，把乱七八糟的厅房打扫揩抹得干干净净。这方面，我们是异乎寻常的懒汉。

“林书记，今晚有信件送县委吗？”她有点拘谨地走进来问。

“甯，这里只有个老林，其他都是军事秘密。”大概记起交通站那件事，她格格大笑起来。

“你别老林老林的，论年纪，你还是我的小小弟弟呢！”

“好吧，大姐，今晚你可以休息，明晚再去吧。”事情虽然很重要，但不能不照顾她的身体。

“你把我当成什么人？当交通员的哪晚不在路上。”她严肃又固执地要求工作。

从这天起，区委和县委的交通联系恢复正常了，这得感谢我们的黄英同志。

回想那困难艰苦的日子，在敌人的堡垒公路封锁下，没有电报、电话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，上下级之间的联系，只有靠人，靠人的两条腿！我们的黄英同志，不管狂风暴雨，乌漆麻黑，不管敌人扫荡，伏路截击，每天晚上，背着沉重的交通袋，奔波在辽阔的沙原上，今晚从区到县，明晚从县回区，象准确的钟表，从来没有延误过。她带给我们多少激动人心的消息：

从苏德战场到太平洋战场，从革命圣地延安到敌后根据地的建设，从主力部队挺进外线到老区的艰苦斗争。她带回的党的指示文件给我们解决多少苦恼问题，从重大的政策方针到具体斗争经验，避免了许多错误和损失。我们也通过她，把海滨人民的痛苦和希望，把斗争的成就和胜利，把每个党员的心意带到党的领导机关，带到外线去。我们虽然处在荒僻的海边，从未感到孤立，整个海南岛、中国和世界的斗争都和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精力旺盛浑身是劲的黄英，却不满足她所完成的工作。

我们这里是地瘠民贫的地区，老百姓全靠捕鱼换粮食，只能种点薯芋添补添补。在鬼子的封锁控制下，有鱼换不到粮食，老百姓长期忍饥挨饿，抗日公粮没法收，抗日人员的吃饭问题就变得很尖锐。经常是靠薯汤充饥。有一次，在敌人频繁的扫荡中，却意外地吃到喷香的红米饭，还有一些猪肉咸菜。一查来源却是黄英从县委那边挑回来的，显然，她把情况报告县委了。

为了这件事，我找她谈过一次话。

“你知道，党交给你的任务是什么？”

“可是我不能让同志们饿着肚子工作。”

“这样做多危险，碰上鬼子不是因小失大么？”

“不挑担子就不危险吗？这样子更好对付，机密信件带在身上，碰上就丢担子，那些饿鬼见吃的就抢，哪里顾得上挑担的人。”

“再说，县委也很困难呢！”

“我不会使县委为难的。”

“大姐，你也应该爱护身子。”

“这个你更不用担心了。”

从那次谈话以后，黄英的行动更成为公开合法了，每次从县委回来，总挑着两筐米粮，有时还有肉菜之类，无形中，她兼上了事务员的工作。在那艰辛的日子里，黄英为大伙解决很大的问题，每天，完成任务回到约定地点，香喷爽口的红米粥已经等着我们，从各乡回来的同志，也痛痛快快的吃一顿，然后精神焕发地去工作。不过，我总是担心，怕县委负担太重，怕黄英太累。

有一次，到县里开会，会议结束后，我特地找老符谈谈，提到黄英从县里挑米回去的事，希望县委不要太照顾我们了。老符听了很惊讶，说这样的事只有过两三次，以后黄英再没有拿过一粒粮了。

这些粮食从哪里弄来的？我真有点纳闷，虽然我相信，黄英决不会做损害党的利益的事情。

回到区里，我迫不及待地找黄英。

“好呀，交通员同志，你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坏呀！”

她一下子领悟到我的话，格格格笑个不停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到底那些东西从哪里弄来的？”

“不是说，不要增加县委的负担吗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我自己想办法，这里有鱼没处卖，县那边想吃没处买，我就做这件事，两边都有好处。”

“你在做生意呀？”

“随你怎么说，老百姓拿鱼交公粮，我担鱼换米粮，是这么一回事。”

我突然想到，要是把群众组织起来，让他们把鱼挑到内地卖，然后换回米粮，不是解决很大问题吗？我把这意见对她说，她低头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这件事我试过了，许多人已经用鱼换来米粮过日子了。”

“大姐，你真是……”我的喉头有东西哽住了。我们的黄英同志不只是个勇敢机智的交通员，而且是个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的好干部。

“老林，我希望党不要太照顾我了。老是怕我工作累啦，任务重啦。”黄英非常激动地说。“假如你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，你会给我更多的工作。”

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眼泪，也第一次听到她的身世。

三

“我出生在雷州半岛，八岁时被卖到文昌的一个地主家里，当了十年的奴婢，那受罪屈辱的日子不去说它了。

“十八岁那年，主人得了三百块钱，把我卖给人家做媳妇。婆家是这个乡的，男人是个忠厚朴实的渔民，只有个年

老的婆婆，做点海，种点地，生活还对付着，我们夫妻俩也很恩爱。

“幸福的日子过不到一年，国民党反动政府到处抓壮丁打内战，加上结婚时欠下的债务，男人被迫逃到新加坡投亲去了；不久，我养了个小孩，生下来没有吃的，不到满月就死了。接着婆婆又病瘫在床上，我挣扎起来，卖牛卖地还了债，到海边贩运鱼盐得点脚力钱，养活婆媳两张嘴。

“那阵子呀，比现在不知苦多少倍！风来风去，雨来雨去，起三更没半夜，哪天不跑百把里路，一天不跑就得挨饿。男人去后没个音讯，整天守着个病瘫的婆婆，我们那间房子象个活棺材，没有人声，更没有笑声，我的青春葬送在这里，我不知道为谁活着？不知道该不该活着？

.....

“这世界要是没有共产党，再不会有我这样个人。

“有一次，咱乡里来了一个人，就是老符同志，他在这一带开辟新区。那时鬼子还没有来，反动派还打内战，咱村比较偏僻，老符他们经常住在村里，有时也住在我家，我是个年轻媳妇，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，不敢接近他们。

“有一天，我病倒了，起初还勉强挣扎起来；过两天就不能动弹，水没有一口，粮没有一粒，眼看婆媳俩都要饿死了，我们的屋子又偏僻，谁会来瞧一下呢？恰巧，老符那天到我家看望婆婆，瞧着这种情景，急得直淌泪，马上找一位女同志来照护我们，跑几十里地请医生给我看病，不用说，吃用全